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張燾　黄中　孫道夫　曾幾兄開

勾濤　李彌遜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

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阼以来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脩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

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吕頤浩薦除司勲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敵動静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吕祉之撫諭淮西也壽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

張浞特賜進士出身浞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
命之肅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
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獘今首賜浞第何以塞公議
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
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
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肅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
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
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浞肅曰臣苟有所見

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郤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

尋權吏部尚書薇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
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為將
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
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
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宫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
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
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
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

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葢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

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强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
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
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絶之謹邊防厲將士
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
乃若畧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於
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
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為彼所紿方且
熟議必非詐偽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

人壽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壽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令彼特以通好為説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為侍御史司

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為起居郎朝論大駭焘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宫未還兩宫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輙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

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為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来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恃以為心腹信之如蓍龜令其為言自已二三事之端

俔盖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於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埸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為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

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壽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令聶嚅附會隳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壽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壽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為直院壽大駁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壽偕行且命修奉命判湖帥臣岳飛濟其役壽與士㒟道武昌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

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燾等入栢城披鉏荊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歴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

戡定禍亂非武不可敵人負固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
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雷掃風驅恢復舊業以告諸陵
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
諸陵寢如何壽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讐上黯然壽
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
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
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
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壽又言項劉豫

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黄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寛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輙喧争請置一

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

罷後効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脩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

陵積歲負内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
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壽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
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
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壽方今大計壽
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
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
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壽奉詔館

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為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

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為治之要言内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燾外和内剛帥蜀有恵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於天士論歉然消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為校書郎歴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從

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謂人曰黄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為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為祕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見廹宜早為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

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為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黄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輙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為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

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怍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蘗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

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名引對内殿問勞甚渥以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
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説詔遣范成大使金
以山陵為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
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
乃陳十要道以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
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
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宫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志也其為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宫為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名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陜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晋宋以來嘗倚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闗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名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来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
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
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産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
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盖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
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
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陜
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

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於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弒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輙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㸃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為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閹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㑹兄開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湏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閒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黄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名對
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
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
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
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
至鬚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
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寳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

權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人以為榮
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韙其言
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
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
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
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
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

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

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

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

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

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

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

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

子逮為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

清幾三仕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
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
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
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閈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

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匹馬之官不以自畀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為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即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廵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為刑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於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

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

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
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宫未還母后
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畧曰但當修
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
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
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
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
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説安危只當論存

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為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黄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於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句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竿砦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閤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酈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

帝駐蹕建康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啟敵心因薦劉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洒奏事濤察洒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草詔洒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

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踈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輙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

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櫱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荊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

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寛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閒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

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户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

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盧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烏珠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闉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欵開關迎之彌遜諭

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宫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巳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悦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

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宫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内侔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户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决策通和金國遣烏

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己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為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

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二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

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穿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烏珠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

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竢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

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
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為可
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
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
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期朝廷
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為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
名彌大亦出知兗州移知鄂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
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

守之策命彌大為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為腹背攻刼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為將戍崤澠間以遏敵

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糾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名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户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寮官郎官為

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别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
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
職歸起知静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為工部尚書未
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静江日斷强盜死罪引
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宫及韋后為念秦檜主和
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
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

黄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凛凛陳甞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没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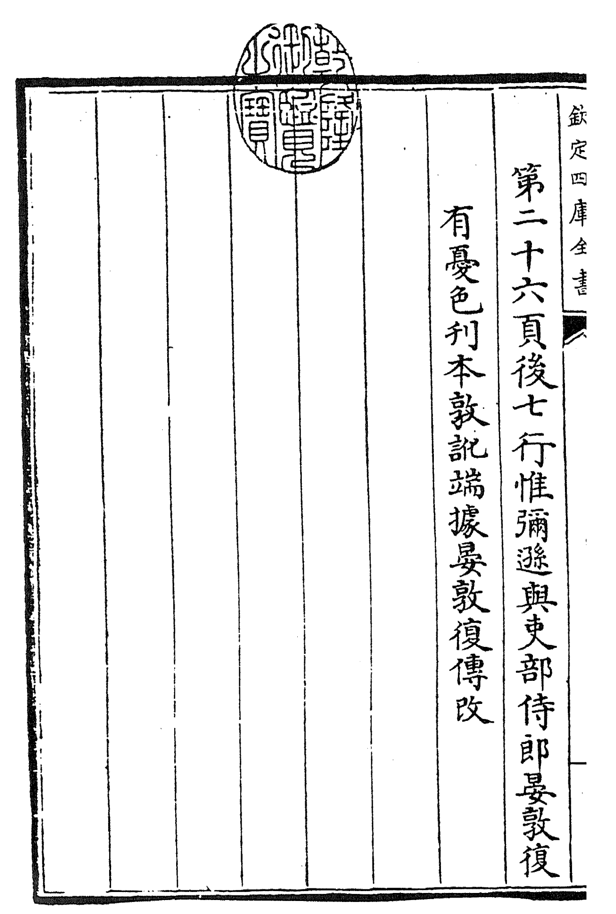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謹案卷三百八十一第二頁前七行即日命宗室士㒞及張燾以行刊本㒞訛㒒據宗室傳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胡銓謫昭州刊本昭訛沾據胡銓傳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今方專國刊本專訛箓據續綱目改

卷三百八十二第二十三頁前一行時帝駐蹕建康刊本康訛炎據續綱目改



第二十六頁後七行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刋本敦訛端據晏敦復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三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安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

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
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
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辛
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
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
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

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究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揞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竊聞讒

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為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内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褎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敵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

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彊
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
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
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
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
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
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
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

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

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别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宫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

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

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

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内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内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内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鍜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

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
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
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
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
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
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

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内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内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戸部取財豈為宫禁細微事臣等

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即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

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

目告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絶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會覿官滿當代俊卿預

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

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寛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

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宫歸第敝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熈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内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覬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

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别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壽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逺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

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歳誦九經七歳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屛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

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
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
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
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
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
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
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
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

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
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
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
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
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
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

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為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

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两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别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

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濵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黄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

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黄金一兩時敵兵實

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

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

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

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

艘直薄宋軍軍小郤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

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

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

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戸二人俘千戸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絶上流别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

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之𠩄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

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
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
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
有渰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
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
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哲伯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
帛皆聚海陵且㗖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
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

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汝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陜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上以為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吴璘議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陜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

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韋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

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
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為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
敵索之末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
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
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
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
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
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

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

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為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黄鷹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

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
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
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
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擐甲驅之先官軍
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
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書俾將吏守之以
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初在樞府蕭
哲伯以刷軍中人為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

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縶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給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蕃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劍倅獻羨錢五萬卻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

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汹汹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

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
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
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
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
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
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
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
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凌阿天

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懐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彦頴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

綆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會覿薦一人
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
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
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内外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
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
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
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

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蹸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間允文秉政日納欵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蹸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

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罴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

矣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
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顧敕
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
從巡江左飢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徯后之心
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
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
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
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兹一歲用

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慄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

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嶷叙兩官次膺劾仲嶷奴事朱勔投拜金人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喚繼其後何顔見吏民喚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倩使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

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蔽之漸求
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
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
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
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
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
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
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鋭可得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
茶陵爲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
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
深慮近覿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
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藳乃知朝廷遽欲屈已稱藩
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媕㜷趨和謬以
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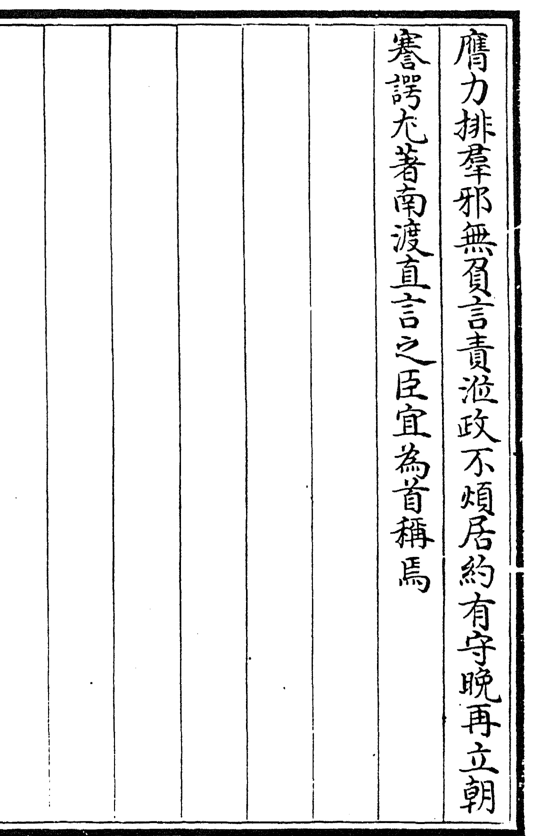
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閲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髪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歴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戸部侍郎次膺駮璨不守正事交結岀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

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岀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宫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彊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筞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閒禁衞稀少當過為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

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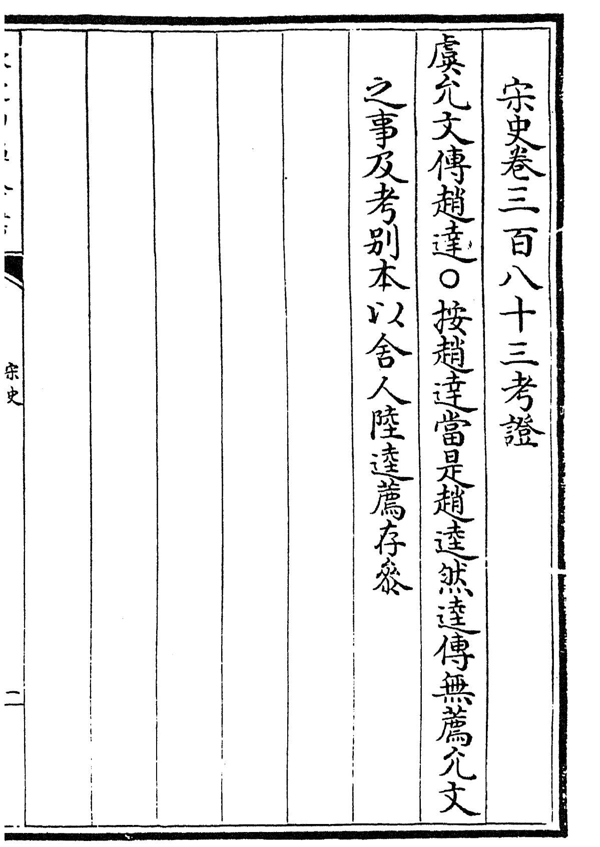
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為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鋭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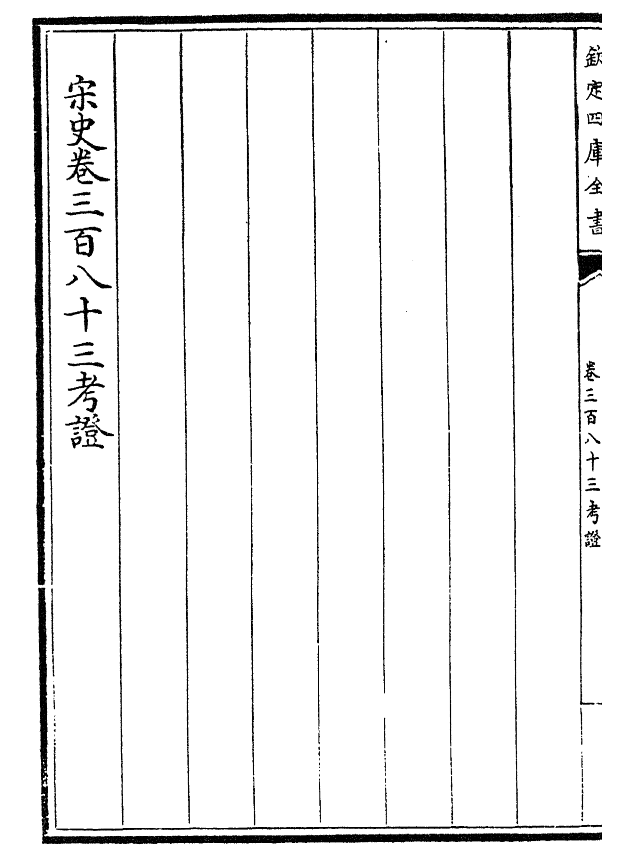
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虞允文傳趙逵○按趙逵當是趙達然達傳無薦允文之事及考别本以舍人陸達薦存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